



德里纳河上的桥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著

高韧 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На Дрини ћуприја

Иво Андрић



新丝路文库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

德里纳河上的桥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著

高韧 译

На Дрини ћуприја

Иво Андри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里纳河上的桥/(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著;高韧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7

(新丝路文库)

ISBN 978-7-5321-6178-2

I. ①德… II. ①伊…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塞尔维亚—现代 IV. ①I54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0907号

NA DRINI ĆUPRIJA by Ivo Andrić

All rights reserved

© The Ivo Andrić Foundation, Beograd, SERBIA.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5-104号

发 行人: 陈 征

出 版 人: 张 翔

策 划: 曹 晴

责任编辑: 望 越

封面设计: 周伟伟

书 名: 德里纳河上的桥
作 者: (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
译 者: 高 韧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286,000
印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178-2/I · 4930
定 价: 5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23-82898066

德里纳河的大部分河道是在崇山峻岭间的峡谷和悬崖峭壁间的深涧中蜿蜒穿过的。这条河所流经的两岸，只有若干地段才是在较宽的盆地上渐渐变得开阔起来。所以，河流时而在气候温和的一侧、时而又在两侧，形成了适于耕作和居住的平原以及起伏的丘陵地带。维舍格勒城就座落在这样的开阔地上。德里纳河也恰在这里出现了急转弯，随后便从布特科悬崖和乌扎夫尼契山形成的深邃峡谷奔流而下。德里纳河在这里的转弯如此陡急，两侧的山峰如此峻峭，又如此相距咫尺，竟宛若一块完整的巨石，而德里纳河水则像是从阴森的墙壁中间冲溢出来的一般。然而，这些山峰忽然移开去，遂又形成了一处不甚规则的扇形地带，从空中俯瞰，其最宽处也不超过十五公里。

在德里纳河宛若从乌黑险峻山巅上一块完整峭壁中间、以其碧波巨澜泡沫飞溅的磅礴之势汹涌而下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雕琢精美和谐、拥有十一个大孔的宏伟石桥。从这座大桥的起始处起，绵延起伏着一片扇形盆地和维舍格勒小城及其郊区；一座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里；阡陌、牧场、李园纵横，田间小路、篱笆交错，一片片小树林和一簇簇稀疏的阔叶林满山遍野。所以，若是从远处遥望，从白石桥宽大洞孔中倾泻而下的似乎不

仅是德里纳河碧绿的河水，还有那阳光明媚静谧富饶的辽阔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及其上方的南部天空。

小城的中心，连同市场、摊档都位于河流右岸紧靠大桥的地方，部分在平原，部分在小丘上。大桥的另一端，即沿河流左岸，绵延着马卢希诺平原，还有分布在通往萨拉热窝公路两侧的郊区。因此，大桥不但把萨拉热窝公路的两端连接，而且也把小城和它的郊区通通衔接了起来。

其实，所谓“衔接”，就如同说——太阳早晨升起，以便人们能够看见自己周围的世界，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而晚间落下则是为了人们能够睡眠，能够在日间劳作之后得以休息——一样恰如其分。因为像这座大石桥这般无比精美的重要建筑物，即使在一些十分富庶繁华的城市也并不多见。（过去曾有人说：“奥斯曼帝国总共只有两座这样的建筑物。”）这座大桥是德里纳河整个中上游流域常年不断唯一可靠的通道，也是连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再经由塞尔维亚进而连接土耳其帝国其他地区直至伊斯坦布尔的这条大道必不可少的纽带。不过，像小城及其郊区这一类位于交通枢纽和重要大桥两岸的居民点，历来都注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所以，这里也同样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桥两侧渐渐盖起了一幢幢房舍，居民点随之日益增多起来。小城依赖大桥生存，也依赖大桥成长壮大，好像依赖它自己生机勃勃的根一样。

（为了认清并充分了解小城的面貌及其与大桥之间关系的性质，必须知道城里还另有一条河，也还另有一座桥，就是尔扎夫河和河上的木桥。在小城边上，尔扎夫河汇入德里纳河，所以，小城中心，连同它的主要部分都在这一大一小两条河汇流处的沙质尖楔地带，而分散的郊区则位于两条河流的岸畔，即德里纳河的左岸和尔扎夫河的右岸。这是个水上小城。不过，虽说还有另一条河流和另一座木桥，“在桥上”这几个字绝不是指尔

扎夫河木桥说的，它是一座并不美观又无历史故事的简陋木桥，除了供居民和他们的牲畜过河之外，并无其他用途，所以“在桥上”永远专指德里纳河大桥而言。)

大桥长约二百五十步左右，桥宽则接近十步上下，在桥的中段由于车道两侧建有两个完全相似的平台，使大桥这一部分的宽度足足增加了一倍。这就是大桥被称作“城门”的那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在上端展宽了的中央桥墩两侧另外加筑了一道边缘。因此，在中央桥墩的车道两侧便各自构成了一座平台。它勇敢、豪迈、端庄对称地伸向咆哮的碧波深水上空。平台各长约五步，宽度也大致相同，而且像整座大桥一样，也修筑了石头栏杆，但有所不同的是，它是敞着的，没有盖顶。从市内方向走来的右侧平台称作“沙发”，它有两层台阶，周围设有座位，而栏杆便成了“沙发”的靠背，台阶、座位和栏杆一律是浅色石头，仿佛浇铸而成。“沙发”对面的左侧平台构造也相似，不过没装座位，是空着的。在平台中央砌了一堵比人还高的墙壁，墙壁上镶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碑，碑上秀美地镌刻着土耳其塔里赫碑文。塔里赫是一种表年体诗，共分十三节。它记载着建桥人的姓名和大桥建成的年代。墙脚下有个小喷泉流淌，这涓涓细流从石龙嘴里流淌而出。这座平台上常有个卖咖啡的老板，他携带着自己的咖啡壶、杯子、常年不熄的火炉和一个到对面平台给顾客端送咖啡的伙计。“城门”就是这副模样。

我们将会看到，小城居民的生活都是在桥上和“城门”处、大桥的附近或与大桥息息相关的情况下进行和展开的。每逢谈起个人、家庭和共同的事情时，常常会听人说起“在桥上”这个字眼儿。实际上，德里纳河大桥也确实成了儿童们游玩嬉戏的最佳去处。在德里纳河左岸出生的基督教徒的孩子，刚来到世上几天就得马上抱过桥去，因非得在出生后的头一个星

期内把孩子抱到教堂去做洗礼。不过，所有其他的孩子，也就是那些在右岸出生的孩子和根本不做洗礼的穆斯林子弟，也如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那样，都曾在大桥的周边度过了他们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他们在桥边钓鱼或者在桥洞下逮鸽子。自童年时代起，他们的眼睛就看惯了这座线条匀称和谐、凿工精致细腻的浅色石板架设的多孔宏伟大桥了。孩子们都很熟悉所有精湛的凹凸雕刻，他们同样也都知道所有与大桥的诞生和建造相关的故事和传说，并把想象和真实、梦想和现实奇妙地胡乱搅在一起。而且这些故事和传说，他们一生下来就不知不觉间全都知道了，好像他们是随身带到世上来的一样。正如他们会祷告那样，既弄不清是谁教给他们的，也搞不明白他们什么时候头一回听到的。

他们知道这座大桥是由宰相穆罕默德帕夏^①所造，他的故乡索科洛维奇村就座落在环抱小城和大桥的群山后边。只有宰相才能保证修建这座坚固耐用的石结构的建筑奇迹所必须的一切（宰相——在儿童的心目中，那是位身材高大、威严可怖、神情阴郁的大人物）。儿童们认为大桥是由建筑师拉戴所建，想必他生活了几百岁才可能在塞尔维亚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一座优美不朽的建筑物。本来拉戴只是个传奇人物，实际上，他既无名又无姓，仅仅是个人们心中想象出来的人物罢了，因为人们既不乐意耗神去记忆姓甚名谁，又不乐意归功于许多人。儿童们也知道河神曾经对修桥进行过阻挠，正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阻挠每一次修桥那样，一到夜里，河神就出来拆毁白天修完的部分。就这样，直到河水里发出声音，并建议建筑师拉戴去寻找两个婴儿，还得是一对孪生儿，又得是兄妹俩。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斯托亚，一个叫奥斯托亚，然后，再把他俩砌在中

① 帕夏：敬语，指总督、将军及高官。

央桥墩里。于是，人们便在波斯尼亚全境寻找这样的孩子，谁要能够找到并把他们送到建筑师那儿去，就将给谁奖赏。

最后，一个乡村警察终于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找到了两个吃奶的孪生婴儿，凭着宰相的权势硬把他们夺了去。可是，把他们抱走的时候，母亲无论如何不肯离开自己的两个孩子，而且又哭又喊，不管怎么骂她，怎么打她，她仍尾随他们一直来到了维舍格勒城。不知道她通过什么办法，在城里找到了建筑师拉戴。

两个孩子到底还是被砌进了桥墩，因为没有法子不这样做。可是据传说，建筑师拉戴出于同情和怜悯，便在桥墩上留了几个小洞，让不幸的母亲通过这些小洞给她充作祭品的两个孩子哺乳。这些小洞就是凿工精巧望不到里面的通气孔，就如同碉堡上的枪眼那样窄小，如今已经变成了野鸽的窝巢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母亲的乳汁已从桥墩里流了几百年。这乳汁就是每年在特定时间从并无缝隙的建筑物上流淌出来的白色涓涓细流，并且可以看出它们留在石头上冲刷不掉的痕迹。（说起女人的乳汁，便会在孩子们的心中引起一种十分亲切、甘美香甜的滋味，同时又有某种模糊不清神秘莫测的感觉，正像宰相和建筑师令他们惊恐一样。）人们把这些奶渍从桥墩上刮下来，当作能够治病的药粉出售给产后缺奶的妇女。

在中央桥墩上，也就是在“城门”下边，有一个大洞，是扇没有门框又窄又长的门，就像碉堡上的大炮眼。据传，在这个桥墩里有间房，是间昏昏暗暗的殿堂，里面住着一个坏心肠的黑人。这事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在他们的梦中和竞相胡编乱造的故事中，这个黑人总唱主角。他万一在谁面前出现，谁就准死无疑。至今还不曾有一个孩子碰见过他，因而也就不曾有一个孩子死掉。不过，有一天夜里，哈米德却看见了他。哈米德是个搬运夫，患哮喘病，又总是喝得酒气熏天，昏昏沉沉，神志不清，眼睛充

满血丝。他就在当天夜里死在墙边了。其实，那天他醉得不省人事，就在桥上露天过了一夜，气温在零下15度。孩子们常从岸边瞧那个黑咕隆咚的大洞，就像看一个虽可怕却又诱人的深渊。他们商定，大家都要目不转睛、仔仔细细地瞧，谁要是先瞧见什么，就喊一声。他们出于好奇心和恐惧心瞪圆了眼睛，朝一个又宽又黑的缝隙里边瞧，直到一个贫血的小孩子幻觉中看见了那个大洞像黑色布幔开始往下移动，或者他们当中哪个好捉弄人的伙伴（常有这种人）叫喊一声“黑人”，喊完还装作逃跑的样子。这样一来，就把游戏给搅了，于是便引起了那些喜欢这种幻觉游戏的孩子们的失望和气愤，愤愤地讽刺挖苦不休。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仔细观看，就真能看见和感受到点什么。而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夜里睡梦中还会同大桥里的黑鬼——就像同自己的劫运拼搏争斗，直到妈妈把他叫醒，才能摆脱这场噩梦。当妈妈刚刚让他喝口冷水（“这是为了压惊”），并叫他反复祈祷上帝时，孩子早已经入睡了，因为白天玩得疲倦，孩子睡得香甜深沉，不会再做噩梦，何况噩梦也不会持续过久。

大桥上游，从河流两侧都能看见，在石灰石构成的陡峭河岸上，有些圆形窟窿，全是每两个一对，间距很规则，就像一匹力量超群的神马的马蹄印刻在石头上。这些蹄印自古城堡而下，沿着悬崖峭壁来到河边，随后又向对岸走去，便在褐色田野和农作物之间消失了。

夏日里，整天在这悬崖峭壁的岸边钓小鱼的孩子们，都认为这些脚印是古代勇士们的足迹。那时，世界上曾经生活过一些伟大的英雄豪杰，而石头尚未长成变硬，还像泥土那样松软，马匹和勇士个头又都非常高大。不过，照塞尔维亚孩子们的说法，这是沙尔奇的蹄印，那还是马尔科王子在古堡坐牢时骑着沙尔奇越狱逃跑，下山渡过德里纳河时留下的蹄印呢，那时，河上还没有大桥。而土耳其孩子们则认为马尔科王子并没到过

这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个异教徒和私生子哪有这么大的力气，又哪会有这样的马匹！）。那是捷尔泽莱兹·阿里亚骑着他的阿拉伯飞马，而且谁都知道，这匹马一向蔑视渡船和摆渡的人，它过德里纳河就像过一个小河沟一样。不过，对这件事孩子们从不争论，只是各自都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至今尚无人被说服放弃或改变自己看法的先例。

在这些酷似大钵子又宽又深的圆窟窿里，就像石头器皿那样，雨后长久积水不干。孩子们把这些积满温暖雨水的坑穴叫做“水井”，而且他们不分宗教信仰全都把钓来的小鱼，如鱼、斜齿鳊等，放在里边养着。

而在河流左岸，距岸边不远处有一条大道，大道上边有一个相当大的土冈，可是土冈上的土质坚硬板结，呈灰色。土冈上除了像铁丝钢刺那样坚硬带刺的小草，什么也不长，什么也不开花。这个土冈是所有在桥边玩耍的孩子们的目的地和界限。从前都管这个地方叫拉迪萨夫坟墓。传说，他是塞尔维亚首领，并且是个力大无比的人。当宰相穆罕默德帕夏计划建造德里纳河大桥，并且派遣人马到来时，大家都俯首听命去服劳役，唯独拉迪萨夫挺身而出，鼓动人民大众起来反抗，正告宰相放弃这项工程，因为他永远也不可能造成德里纳河大桥。为了制服拉迪萨夫，宰相很费了一番工夫，因为他是一个力量超群的英雄，无论枪炮还是大刀都打不倒砍不死他，无论是绳索还是铁链都无法捆得住他，他全都能挣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宰相的一个老奸巨猾的侍从善于收买贿赂拉迪萨夫的一名男仆，探听到了底细，谁知道后来究竟会怎么样，宰相什么时候才能造成大桥呢。于是，趁拉迪萨夫正在熟睡的时候，宰相进行了突然袭击，用丝绳把他捆起来后勒死了。因为他的护身符只有遇到丝织物时才会失去作用。我们的妇女认为每年总有一天夜里能够看见一束白光从天上一直射到那个土冈上。这大约是秋天，圣母升天节和降生节之间这段时

间吧。可是，孩子们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都凭窗遥望拉迪萨夫坟墓，不过，他们倒是从来就没看见过天火，因为还不到半夜时他们就困得挺不住了。然而，一些不怎么了解这事的行人，夜间回城时似乎曾经看见过大桥上边的土冈上有一道白光。

不过，小城的土耳其人却恰恰相反，他们自古以来就传说，曾经有个苦行僧在这个地方牺牲了，这位名叫杜尔哈尼亚的伊斯兰教神学家是个伟大的英雄。他守卫德里纳河渡口，不让任何异教军队过河。那么，至于说在这个地方既没立碑又没修坟，那是苦行僧本人的意愿，因为他希望葬后不立标志，也不种草木，才不会有人知道。这样，万一有朝一日哪支异教军队再来袭击，他便会从自己的坟墓里出来，就像他从前所做的那样，进行拦截，使他们无法从维舍格勒这座大桥上继续前进。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天空才会不时用自己的白光来照射他坟墓的缘故了。

小城孩子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桥下和大桥周围无忧无虑的玩耍和天真幼稚的想象中度过的。而当他们一到了成年，就来到桥上，更确切地说，是来到“城门”，他们在这里又寻觅到了另一种精神食粮，开拓新的天地，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随之开始品尝人生的烦恼、争斗和操劳。

在“城门”及其周围，出现了初次恋情，路边的初次幽会、打情骂俏、窃窃私语。也是在这儿初次谈起了生意，做起了买卖；产生争执，过后又会和解，在这儿约会和等候。在这儿，在大桥的石栏杆旁边，把初次上市的樱桃和甜瓜、又甜又热的早茶以及热气腾腾的甜面包摆出来出售。可是，聚到这儿的不仅有穷人、残废人，也有麻风病人，同样还有希望展示自己或者看望朋友的健康年轻人，以及那些乐于将水果、衣服和武器都奉献出来的人。一些有名望的成年人常来这儿商议公共事务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不过，更常来的还是只知道说笑唱歌的年轻人。在重大事件和历史变

革时期，在这儿张贴宣言、文告（就贴在刻着土耳其碑文的大理石纪念碑下边和小喷泉上边那堵墙壁上），可是直到1878年以前，那些由于各种缘由被处死者的头颅就悬挂在这里或者插在木桩上，而死刑在这座边境城市，特别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竟是常见的事，有的时候，天天都有，下面我们将会看到。

不论是迎亲的行列，还是出殡的队伍，从大桥经过时都不能不在“城门”这儿停留一会儿。迎亲的人常在这儿集合排好队再进城。如果是平安无事、无忧无虑的年头，他们就传饮喜酒，跳起科罗舞，所以，往往比他们事先预计停留的时间要长得多。而出殡时，抬灵柩的人们会把棺木放下，稍事休息，一般都放在“城门”处，因为死者生前曾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这儿度过的。

“城门”是大桥最重要的地方，就像大桥是小城最重要的一部分一样，也正如维舍格勒人热情款待过的一位土耳其旅行家曾在他的游记里所谈到的那样：“他们的‘城门’是大桥的中心，而大桥则是全城的中心，令每个人都永记心头。”“城门”表明曾经有多少古代建筑师所追求的不单是建筑物的坚固、美观，而且还考虑到建筑物能使世世代代方便受益（前面提到童话故事中说建筑师们曾经同河神和种种妖魔鬼怪作过斗争，曾经被迫把活生生的孩子砌进桥墩里）。当一个人了解了当地的生活，并且认真地进行一番思考，他就必定会认识到，在全波斯尼亚境内，能像小城的每一个人甚至最低贱的人都有幸享受“城门”的这种方便和快乐的人，确实为数不多。

冬季自然不在话下了，因为这个季节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路过大桥，而且得冒着河面上吹来的凛冽寒风，低着头，步履匆匆。这种时候，不用说，是没人在“城门”这儿的露天平台上逗留不去的。可是在一年的其他几个季节里，“城门”都是大人和孩子真正的美好去处。所以，不管白天

和黑夜任何时候，当地每个居民都可随时到“城门”去，在“沙发”上坐一坐，或是在附近待一待，谈谈生意，聊聊天。这个石头“沙发”高于碧波荡漾的河面十五米，犹如在河水上空翱翔，三面群山环抱，郁郁葱葱，上有晴空浮云或是繁星满天，而当天际清晰，视野开阔之时，可见河流下游那沉浸在苍翠群山包围中的狭长扇形盆地。

世上有多少高官显贵或者财主富翁能在这样的地方寻欢作乐，排遣忧愁，或者纵情遐思，尽情消遣？很少，非常之少。然而，我们世世代代有多少人在这里坐待黎明曙光，静候黄昏晚霞，乃至羁留到深夜时分，直待头上那星光闪烁的苍穹竟不知不觉间已星移斗转！我们当中曾经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儿闲坐，他们或背靠或双臂伏在狭窄光滑的石头栏杆上，面对照耀着群山和天空浮云那无穷无尽的灿烂光辉，通过永远相似而往往不尽相同的方式来解开我们小城居民命运那千头万绪的谜底。很久以前就曾有人断言（不错，此人是个外国人，他是逗趣时说这番话的），这个“城门”影响着小城的命运及其居民的性格。这位外国人认为，应当从他们无尽无休的闲坐中去寻求打开小城居民闻名遐迩、凄凄婉婉、无忧无虑的主要原因所在。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是，同其他地方的居民相比，维舍格勒人早就以轻佻浮躁、追求享乐、急于挥霍而闻名。他们的小城地势优越，郊区农村土地肥沃，物产丰盛，所以在维舍格勒城确实能挣到很多钱，可是这些钱却不会在他们腰包里久存。你如果遇见一个既善于勤俭持家，又无任何嗜好的当家人，那这个人多半是外来户。然而，维舍格勒城水美山秀，气候宜人，小城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有吃有喝，生活富裕，所以才养成了生活无忧无虑、挥霍无度的恶习。他们的座右铭是：“明天总会有饭吃。”

据说，偌瓦克老人，年老力衰，不得不离开罗曼尼山，放弃在山上的

海杜克^①活动。当他要他的弟兄格鲁伊查接替他的时候，曾指教说：

“当你打埋伏的时候，你要好好看清走来的行人。你要是看他是个趾高气扬的骑士，并且身上穿件红坎肩，戴顶红帽子，穿双白长袜，那他准是法恰克那边的人。你就立刻猛扑上去。因为他身上和袋子里都有钱财。你要是看见身上穿着破衣烂衫的行人，还低着头，甚至伏在马背上，好像是去讨饭的样子，那他一定是罗加蒂查那边的人，你就大胆地扑上去。这种人全都是些吝啬鬼，装出一副穷酸样儿，其实钱倒像遍地野蔷薇似的有得是。可你要是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人，他盘腿坐在马鞍上，弹着冬不拉，高声唱着，那你就别碰他，别白白地弄脏了你的手，你就安安静静地放他过去算了，他一准是个维舍格勒人，什么都不会有的，因为他们都攒不下钱。”

这番话证实了上述那个外国人的观点。不过倒也难以断定他的这种观点究竟正确到何种程度。正如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对于这件事也是不容易判定何为因又何为果的。究竟是“城门”造就了小城居民的习性，抑或是恰恰相反，他们心中早已打算建造这个“城门”，于是便按照他们的需要和习惯建造起来了呢？提出这个问题既无必要，也弄不清楚，因为并不存在脱离人类社会的偶然的建筑物，任何建筑都不可能不考虑人类的要求、愿望和想法而偶然出现。正如在建筑学上不存在任意的线条和毫无根据的形状一样。而每一座雄伟壮丽、实用的建筑物的诞生和存在，及其与建造这座建筑物的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产生错综复杂、神秘离奇的戏剧故事。然而，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那就是在小城居民生活和这座大桥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经常不断的密切联系。两者的命运是这样彼此交织在一

① 指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活动。

起，使你不会考虑也不可能提出把他们截然分开的问题。因此，关于大桥的诞生及其命运的故事，同时也就是关于小城及其世代代居民生活的故事。所以，在小城的故事里就贯穿着这座十一孔大石桥及其中央宛若王冠般的“城门”这条主线。

现在我们来追溯过去久远的年代，那时人们从没想到过要在这个地方修筑桥梁，尤其没想到要建造现在这样一座桥梁。

在那古老的年代，或许哪位旅途劳顿、浑身淋湿的旅人，路过这里时，会盼望在这条宽阔湍急的河流上能奇迹般地架设一座桥梁，以便帮助他快捷方便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因为，毋庸置疑，自古以来，也就是自人类存在并克服路途的重重艰难从这里路过之时起，就曾想望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渡河的东西，如同所有的旅人总是渴望能有一条良好的道路、可靠的旅伴和温暖的夜宿旅店一样。不过，并非任何一种愿望都会心想事成，也并非每一个想法都会随之产生足以使其付诸实现的力量和决心。

不过，将来必定会实现但现在还很模糊、很不清晰的大桥初步轮廓，曾经在索科洛维奇村一个十岁孩子的脑海里闪现。这是 1516 年的一个早晨，那天从他家乡上路，把他带往那遥远、辉煌、威严可怕的伊斯坦布尔去。

那时，这条德里纳河，这条河水碧绿、汹涌湍急的山地河流，常常会河水浑浊，在光秃荒芜的沙石两岸之间咆哮。那时，小城业已存在了，只不过它是另一种模样另一种规模罢了。河流右岸，在险峻的山冈上，如今是一片废墟的地方，从前曾经是一座保存良好的古老城堡。这是早在波斯

尼亚王国鼎盛时代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城堡，有炮楼、掩体和城墙。它是由一位最有权势的大臣帕夫洛维奇建造的。在城堡下面的山坡上，有两个在城堡庇护下的基督教居住区梅伊丹和比卡瓦茨，以及前不久刚皈依伊斯兰教的小村落杜什切。山下，处于德里纳河和尔扎夫河之间，后来发展起来的一座真正城市的平原上，只有一片片属于城堡的田地。田地中间有一条大路，路旁有一家老式木板客店，还有几家水磨坊和几间茅舍。

在大路被德里纳河切断的地方，有一条维舍格勒有名的渡船。这是一条古老的黑色渡船，渡船的主人叫雅马克。他总是板着面孔，慢性子，即便他醒着，要请他摆渡，也比叫一个熟睡的人还困难。他体格魁梧，力大非凡，曾经参加过多次战争，屡获荣誉。他只有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和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木腿）。他摆渡旅客和货物时脸无笑容，也不同人寒暄问候，而且脾气执拗，全凭他的性子干。他动作虽然迟缓，且又笨手笨脚，却非常认真可靠。他的这种认真可靠的劲儿，如同他行动迟缓和做事任性一样被传为美谈。他向来不喜欢同他摆渡过河的旅客交谈接触。人们都把付他的铜板扔在他黑色渡船的船底，在那儿的沙子和水里泡上整整一天，直到晚上他才用一把掏船底积水的木勺，漫不经心地把铜板捞出来，带回岸上的茅屋去。

这条渡船只有在河水的流速和水位正常或略高的情况下才出来摆渡，只要河水发浑，水位涨过一定限度，雅马克就把自己那条笨重的渡船划走，牢牢地拴在一个河湾里。这样，德里纳河就成了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无法渡过了。这时，雅马克就连他那只健在的耳朵也听而不闻，或者索性到城堡后边耕种自己那块田地去了。所以整天能看见河流对岸来自波斯尼亚的旅人，他们全身淋湿，冻得发僵，绝望地站立在峭壁叠嶂的河岸上，徒劳地望着渡船和船家，面对浑浊汹涌的河水，不时发出长声的呼唤：